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為三 對戲名二言增至四

且說琴言回寓，氣倒了，哭了半日，即和衣蒙被而臥。千悔萬悔，不應該去看聘才。知他通同一路，有心欺他，受了這場戲侮，恨不得要尋死，淒淒慘慘，恨了半夜。睡到早晨，尚未曾醒，他小使進來推醒了他，說道：「怡園徐老爺來叫你，說叫你快去，梅少爺已先到了。」琴言起來，小使折好了被，琴言淨了臉，喝了碗茶。因昨日氣了一天，哭了半夜，前兩天又勞乏了，此時覺得頭暈眼花，口中乾燥，好不難受。勉強扎掙住了，換了衣賞，把鏡子照了一照，覺得面貌清減了些。又復坐了一會，神思懶怠。已到午初，勉力上車，往怡園來。此日是二月初一，園中梅花尚未開遍，茶花、玉蘭正開。

今日之約，劉文澤、顏仲清、田春航不來，因為是春航會同年團拜，文澤、王恂是座師的世兄，故大家請了他。春航並請仲清，仲清新受感冒，兩處都辭了。王恂也辭了那邊，清早就約同子玉到怡園，次賢、子雲接進梅嶠坐下。這梅嶠是個梅花樣式，五間一處，共有五處。長廊曲檻鉤連，綠萼紅香圍繞。外邊望著，也認不清屋宇，唯覺一片香雪而已。子玉每到園中，必須賞玩幾處。子雲道：「今日之局，人頗不齊，這月裡戲酒甚多。我想玉儂回來，尚有二三日之久，這梅花還可開得三天。我要作個三日之敘，不拘人多人少，誰空閒即誰來，即或我有事不在園裡，靜宜總在家，盡可作得主人。庸庵、庚香以為何如？」王恂道：「就是這樣。如果有空，我是必來的。」子玉道：「依我，也不必天天盡要主人費心，誰人有興就移樽就教也可，或格外尋個消遣法兒。」次賢道：「若說消遣之法盡多，就是我們這一班人，心無專好，就比人清淡得多了。譬如幾人聚著打牌擲骰，甚至押寶搖攤，否則打鑼鼓，看戲法，聽盲詞，在人皆可消遣。再不然叫班子唱戲，槍刀如林，筋斗滿地，自己再包上頭，開了臉，上臺唱一齣，得意揚揚的下來，也是消遣法。還有那青樓曲巷，擁著粉面油頭，打情罵俏，鬧成一團。非但我不能，諸公諒亦不好。」子雲等都說：「極是，教你這一說，我們究還算不得愛熱鬧，但天下事莫樂於飲酒看花了。」王恂對子雲道：「我有一句話要你評評。」子雲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王恂道：「人中花與花中花，孰美？」子雲笑道：「各有美處。」王恂道：「二者不可得兼，還是取人，還是取花？」子雲笑道：「你真是糊塗話，自然人貴花賤，這還問什麼呢？」次賢道：「他這話必有個意思在內，不是泛說的。」

子雲微笑。王恂笑道：「我見你滿園子都是花，我們談了這半日，不見一個人中花來，不是你愛花不愛人麼？」子雲笑道：「你不過是這麼說呀，前日約得好好兒的，怎麼此刻還不見來呢？」少頃，寶珠、桂保來了，見過了。子雲道：「怎麼這時候還只得你們兩個人來？」寶珠道：「今日恐有個不能來。玉儂還沒有來嗎？」桂保道：「今日聯錦是五包堂會，聯珠是四包堂會。大約盡唱昆戲，腳色分派不開，我們都唱過一堂的了。」王恂道：「何以今日這麼多呢？」桂保道：「再忙半個月也就開了。」寶珠道：「我見湘帆、前舟在那裡，劍潭何以不來？」王恂道：「身子不爽快。」桂保調子玉道：「今年我們還是頭一回見面。」子玉道：「正是，我卻出來過幾次，總沒有見你。」寶珠道：「今日香畹與靜芳苦了，處處有他們的戲，是再不能來了。」子雲道：「我算有六七人可來，誰曉得都不能來。」將到午正，桂保往外一望，道：「玉儂來了！」大家一齊望著他進來。子玉見他比去年高了好些，穿一套素淡衣賞，走入梅花林內，覺得人花一色，耀耀鮮明。大家含笑相迎，琴言上前先見了次賢、子雲、王恂，復與子玉見了，問了幾句寒暄。子雲笑道：「如今人也高了，學問也長了。你看他竟與庚香敘起寒暄來，若去年就未必能這樣。」琴言聽了，不好意思道：「他是半年沒有見面了。」子雲道：「我們又何曾常見面？」琴言笑道：「新年上你同靜宜來拜年，不是見過的？」次賢笑道：「是了，大約見過一次，就可以不說什麼了。」說得琴言笑起來。王恂道：「只有我與玉儂見面時最少。」琴言也點一點頭，然後與寶珠、桂保同坐一邊。寶珠推他上坐，他就坐了。

子雲吩咐擺起席面來，也不送酒。子雲對王恂道：「論年齒，吾弟長於庚香，但今日之酌特為玉儂而設，要玉儂坐個首席，庚香作陪。」琴言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我是不坐的。」子玉道：「應是庸庵。」子雲道：「往日原是這樣，今日卻要倒轉來。」便拉定琴言坐了首席，子玉並之。桂保坐了二席，王恂並之，不准再遜，遜者罰酒一杯。子雲又叫寶珠坐在上面，寶珠要推時，見蕙芳來了。子雲道：「好，好，你來坐了，次賢相並。」蕙芳不肯坐在次賢之上。次賢道：「今日所定之席，皆是你們為上，我們為次，你不見已定了兩位嗎？」蕙芳只得依了，下面寶珠也只得坐在子雲之上。坐定了，王恂笑道：「外邊館子上，若便依這坐法，便可倒貼開發。」眾皆微笑，互相讓了幾杯酒，隨意吃了幾樣菜。

寶珠看琴言的眼睛似像哭腫的，想是為師傅了。子雲也看出來，太息了一聲道：「玉儂真是個多情人，長慶待他也不算好，他還哭得這樣，這也難得。」眾人盡皆太息。琴言聽了，觸起昨日的氣來，便臉有怒容。又見子玉在旁，總是為他而起，他一陣酸楚，流下淚來。眾人齊相勸慰，殊不知琴言別有悲傷，並不是為了長慶。眾人既不知道，又不便告訴人，悶在心裡，越想越氣，要忍也忍不住，把帕子掩了面，想道：「魏聘才這東西專會捏造謠言，將來必說我在他那裡陪酒，奚一賞鐺子等語，不如我說了，也可叫人明白。況且諒無笑我的人。」又停了一會，問子玉道：「你幾時見聘才的？」子玉道：「尚是去年□月內見過一次，如今住在城外宏濟寺，也絕不到我家來。」

琴言道：「我昨日見他，他說今年見你三次了。」子玉道：「何曾見過？最可笑的是大年初一天明的時候，在門外打門。門上人才穿衣起來，他說了一聲，留下個片子，到如今還沒有見著他。你是那裡見他的？」琴言罵了一聲道：「這魏聘才始終不是個東西。」蕙芳道：「早就不是個東西，何須你說。」子玉又問琴言，琴言含淚說道：「原是我不好，我到他寓裡，要他同我去看你。」子玉聽到此，一陣心酸，眼皮上已紅了一點。眾人盡聽他說，王恂道：「你看他，他怎樣待你？」琴言道：「聘才起先還好，如今有一班壞人在那裡引誘。」子雲問道：「是誰呢？」琴言道：「一個奚□一，一個潘其觀，還有一個和尚，就是聘才的房東。」

蕙芳聽了，皺了皺眉，問道：「你怎樣呢？」琴言也恨極了，索性細細的將奚□一故意先走，後聘才攆了潘三，奚□一忽又送菜來，後奚□一、潘三、和尚先後的闖進，並將席間諸般戲侮，與砸了他的鐺子，都說了出來。子玉聽了，甚是生氣，說道：「這是聘才的壞，定是他設的計，故意叫他們糟蹋你的。」琴言道：「可不是他通同的麼？幸虧我如今不唱戲了，他們還不敢□分怎樣。不然還了得，只怕你們今日也不能見我的。」子雲道：「這三個惡煞，怎麼你一齊都遇見了，這也實在為難你。」次賢、王恂皆笑。桂保道：「那個奚□一，我倒沒碰見他，就是佩仙、玉豔吃了他的大虧。」琴言道：「我是兩次了。」王恂謂桂保道：「你若遇見了奚□一，便怎樣呢？」桂保道：「我若遇見了他，也叫他看看桶子，叫個趕車的頑頑他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蕙芳道：「我們如何想個法兒收拾他？」次賢笑道：「你若要收拾他，須得用個苦肉計，恐怕你不肯。」蕙芳啞了一聲，次賢復笑起來。子雲問道：「你想著什麼好笑？」次賢道：「我想奚□一就是那個東西作怪，何不拿他來割掉了，也就安分了。」王恂笑道：「這倒不容易，除非媚香肯行苦肉計方可。」蕙芳道：「你何不行一回？」王恂道：「我與他無怨無仇，割他作甚。你倒別割奚□一，且先割了潘三，也免了你多少驚恐。」蕙芳連啞了幾聲，忽斟一杯酒來，對次賢道：「總是你不好，誰叫你講這些人。」次賢也不推辭，一笑喝了。

忽見子玉與琴言四目相注，各人飲了半杯酒。子玉不覺微笑，問子玉道：「你與玉儂同過幾回席了？」子玉道：「這是第二回，已一年之久。」子雲道：「只得兩回，可憐，可憐！真是會少離多了。」琴言笑道：「也第三回了。」次賢道：「庚香有些貪心不足，以多報少。去年你們瞞著人私逛運河，不算一回麼？」子玉道：「我偶然忘了。」子雲道：「我請吾弟與玉儂作□日之歡，閣下不知嫌煩否？」子玉道：「名園勝友，若得常常歡聚，不勝之幸，何敢嫌煩。只怕弟無此香福，猶恐福薄災生。」

子雲大笑，次賢道：「□日之敘，已無此福，若華星北之福，真是福如東海了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琴言與子玉此時，已覺□分暢滿。

王桂保對著子雲笑道：「我有個一字化為三字的令，我說給你聽，說不出者罰一杯。」子雲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桂保道：「一

個大字加一點是犬字，移上去是犮字，照這麼樣也說一個。」子雲笑道：「這是犬令，誰耐煩行他。」桂保笑嘻嘻的對著蕙芳道：「你說一個。」蕙芳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一個王字加一點是玉字，移上去是主字，不比你那犬字好些嗎？」桂保點點頭道：「真好。」忽又笑道：「你可不該，方才度香罵我，你又罵了度香了。」蕙芳道：「我幾時罵他？」眾人也不解，桂保道：「他是主人，你說的是主字，連上犬字，不是罵他嗎？」蕙芳也笑。子雲罵桂保道：「你這小狐精，近來很作怪，偏有這些油嘴油舌。」寶珠道：「我有個木字，加一劃是本字，移上去是未字。」子雲笑道：「我有個脫胎法，未字減一筆是木字，移下去是本字。」眾皆大笑。

琴言道：「我有個水字，加一點是𠂔字，移上去是永字。」次賢道：「這個永字些須欠一點兒，也只好算個薄水𠂔。然眼前的卻也沒有多少。」王恂道：「只怕就是幾個，被他們想完了。」桂保道：「我還有一個𠂔字，加一劃是士字，移上去是乾字。」大家說道：「好。」蕙芳道：「我有個杏字，加一筆是查字，稱上去是香字。」眾人贊道：「更好！」寶珠道：「我有個丁字，加一筆是於字，移上去是亍字。」子雲道：「這字卻冷些。」子玉道：「也可用。」寶珠道：「亍亍二字也不算冷。」琴言道：「我有個卜字，加一筆是上字，移上去是下字。」次賢道：「這個好得很。」桂保道：「我有個白字，加一筆是自字，移上去是百字。」蕙芳道：「略短些。」王恂道：「我有個日字，加一筆是田字，移上去...」說到此頓住了，桂保道：「移上去是什麼字？」王恂大笑，子玉道：「只要說透上去，便成個由字。」子雲道：「我叫他拖下來成個甲字。」次賢笑道：「你們一個要上，一個要下，要爭競起來。我叫他一頭往上，一頭往下，作個申字何如？」眾人大笑。

吃了些點心，又喝了幾杯酒。王恂問蕙芳道：「你見湘帆、前舟沒有？」蕙芳道：「原是為他們在那裡，所以耽擱了好一回，將我的戲挪上了才來的。我今天見了一個老名士，說是前舟的業師，相貌清古，有六旬之外了。」子雲道：「姓什麼？」蕙芳道：「姓得有些古怪，我想想著，好像姓瞿，穿著六品服飾，覺得議論風生，無人不敬愛他。」子雲想了一想，道：「要是姓屈，不是姓瞿。」蕙芳道：「是姓屈，我記錯了。」次賢道：「不要是屈道生麼？」子雲道：「一定是他，我聽說他到了。」子玉道：「他名字可叫本立？」子雲道：「正是，你認識他麼？」子玉道：「我卻不認識，我見他幾封書札與家嚴的，有論些史事疑難處，卻獨出卓見，真是隻眼千古。家嚴將他裱成一個冊頁，我倒常看的。」次賢道：「這道生先生今年六〇歲了，與先兄同舉孝廉方正。他在江西作知縣，為何來京？」子雲道：「去年題升了通判，想是引見來的。遲日我請他來，大家敘敘。雖是個方正人，然是看花吃酒也極高興。」子玉道：「他是我的父執，恐不好相陪。」子雲道：「何妨？」次賢道：「道生雖是個古執人，筆墨卻極遊戲。其著作之外，還有些零碎筆墨，一種名《忘死集》，一種名《醒睡集》，都是遊戲之筆。」琴言道：「這兩種書名就奇。」王恂道：「內中說些什麼呢？」

次賢道：「我當年在人家案頭略翻一翻，也沒有看他。記得《醒睡集》內有些集詞為詞、集曲為曲等類，還有些集經書詩詞的對子，卻甚有趣。好像末後還有個對戲目的對子，是兩個字的，可惜沒有細看。」子雲道：「你看道生的詩文，與侯石翁如何？」次賢道：「據我看，是道翁高於石翁。石翁的才雖大，格卻不高，且係駁雜不純。道翁才也不小，其格純正，卻是可傳之作。就是石翁也很佩服他的。」王恂道：「我們江寧的侯石翁麼，他卻自負天下第一才子。據我看來，也不見得。」子雲道：「才是大的，博也博的，到他那地位，卻也不易。」又說道：「我想戲目頗可作對，譬如《觀畫》就可對《偷詩》，《偷詩》又可對《拾畫》等類，倒也有趣。我們八個人分著四對，我給你對一個，你也給我對一個。有一字不工穩者罰一杯，兩字不工者罰兩杯，半字不工欠對者罰半杯，有巧對絕對者，賀一杯。」

次賢道：「很好，就請度香、玉儂先對起來。」子玉道：「還是你與媚香先對，次度香、瑤卿，次庸奄、蕊香，末後輪到我們罷。」子雲道：「也罷，你作個先鋒，他作個後勁，把我們放在中間，容易討好些。」次賢道：「頭難，頭難，我一時想不出好的。我前日見瘦香的《題曲》唱得甚好，就出《題曲》罷。」蕙芳道：「《題曲》就可以對《偷詩》。」寶珠道：「將現成人家方才對過的，你又揀了來，這麼就牽扯不清了。你先罰一杯。」蕙芳道：「不算就是了，又要罰什麼。」子雲道：「要罰的，不然盡對不喝酒了。」即罰了蕙芳一杯。蕙芳想了一想，道：「《教歌》可以對麼？」次賢道：「好。」於是都說一聲「好。」蕙芳道：「既說好，就應賀一杯。」子雲道：「應該。」即勸合席賀了一杯。蕙芳即出了《埋玉》，次賢對了《拾金》。王恂道：「這工穩極了，也賀一杯。」又各賀一杯。

應子雲出對了，子雲出了《踏月》的上對，寶珠想了一想，對了《掃花》。桂保道：「好極了。」子雲道：「論對卻好，但兩個字似乎平仄都要相配，掃字也是仄聲。此中稍欠工穩。」次賢道：「你卻論得是。據我想來，戲目雖多，內中可對者卻也甚少，下一字須講平仄，上一字尚可恕，不比泛對故實，可以隨我們去搜索，此是有數的。與其平仄調而字面不工，莫若字面工而平仄稍為參差，也可算得。至於第二字，是不可錯的。」子雲一想也真沒有多少，也就依了。寶珠出了《山門》，子雲想了一回，對了《石洞》，也算工穩，賀了一杯。到了王恂、桂保了，王恂出了《彈詞》，桂保對了《制譜》。次賢道：「我想這上對，總要新鮮的才了，太平正了覺得不見新奇。」桂保謂王恂道：「我就出個新奇的與你对，是《偷雞》。」王恂道：「我對《伏虎》。」大家贊道：「卻也工穩。」要賀一杯。次賢道：「要賀也可賀，但《偷雞》二字纖小，《伏虎》二字正大，你們以為何如？」王恂道：

「你這評論，真是毫髮不爽，我改了《訪鼠》罷。」次賢道：「這該賀了。」各人都賀一杯。到了子玉，出的是《看襪》，琴言對的是《借靴》。大家說道：「這個對得好，要賀兩杯。」蕙芳道：「一杯也夠了，這對子也對得快。若兩杯兩杯的賀起來，將人喝醉了，倒對不好了。」次賢道：「說得是，以後頂好的方賀一杯，好的賀半杯，平平的不賀。」於是各賀了一杯。

琴言出了《醉妃》，子玉聽得王恂的《伏虎》，就觸著了，對了《醒妓》。眾人道：「這個對得有趣，滿賀一杯。」琴言道：「巧在一醉一醒，這倒難得的。」輪到次賢，次賢道：「我出《撒斗》。」蕙芳道：「好個《撒斗》。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我對《搜杯》。」次賢道：「也好個《搜杯》，這裡面工穩，賀一滿杯。」大家喝了。

停了一會，次賢催他出對，蕙芳道：「我有一個對，恐怕沒有對的，因此遲疑。」次賢道：「若真沒有對的，也只好喝一杯過去。你且說來，教我想也好。」蕙芳道：「《女盜》有名《牝賊》，這兩字卻新奇，你對出來，我情願喝三杯。」次賢道：「真的？」眾人也暗暗想了一回，對不出來。子雲道：「我對難對。」次賢忽然笑起來，謂蕙芳道：「你且喝三杯，我對給你。」蕙芳道：「你對了，我再喝。」

次賢道：「要喝的。那《勢利》又叫《勢僧》，這不是絕對麼？」蕙芳道：「勢字怎麼對得牝字？」子玉一想，不覺撫掌大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就是勢字才可對得牝字，真是絕對。」琴言與寶珠尚未明白，子雲、王恂也想出來了，也笑起來，贊道：「真好心思，把這兩字當這兩件東西，真是異想天開了。」四旦尚未想出，蕙芳猶呆呆的想，王恂道：「你們尚未想著，你們不知男子陽為勢嗎？」蕙芳等恍然大悟，便都笑起來，也都說好。蕙芳真喝了三杯，餘皆賀一杯。

子雲出了《打店》，寶珠對了《逃關》。寶珠出了《搶嬌》，子雲對了《殺借》。都為工穩，賀了一杯。王恂出了《草橋》，桂保對了《麻地》，忽又說道：「這地字還差半個字，我改作《絮閣》罷。」王恂道：「這《絮閣》借對得好，可賀半杯。」桂保出了《花婆》，王恂想了一會，對了《火判》。大家已經贊好要賀，王恂道：「慢著，我還要改。」又改了《草相》，眾人道：「更好，新奇之極。」各賀了。子玉出了個《封房》，琴言對了《辭閣》，也算工穩，賀了半杯。琴言出了《卸甲》，子玉也思索了一回，沒有新鮮的，偶想起《桃花扇》上有出《哄丁》，便把《哄丁》借對了，眾人極口贊妙，各賀了滿杯。次賢出了《飯店》，蕙芳對了《茶房》。蕙芳出了《拔眉》，子雲道：「這更難對了。」次賢對了《開眼》。蕙芳道：「這真工巧極了。」次賢道：「還有《刺目》覺得更好些，就只刺字是個仄聲。」子玉道：「這兩個都好，倒像是天造地設，再沒有比他好的了。」

又到子雲，子雲出了《跌雪》，寶珠道：「這個寬了，便宜了我。」既又說道：「這個跌字也不容易。」遂想了一想，對了《墮冰》。一齊贊好，道：「好個《跌雪》、《墮冰》，真是一副好對，是一意化作兩層法。」蕙芳謂寶珠道：「你想個難的給他對。」寶珠點點頭。子雲道：「你何故要他難我，無非想我罰杯酒。」蕙芳笑道：「正是。」子雲向寶珠道：「你儘管出難的來。」

」寶珠想了一會，出了《扶頭》。子雲笑道：「這個真不容易。」忽然把桌子一拍道：「有個好對，我對《切腳》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子玉道：「妙，妙！這個與《拔眉》、《刺目》，可稱雙絕。」次賢道：「比《拔眉》、《刺目》還好，這頭、腳兩字都是虛的，裡面是一樣，平仄又調，真是好對。倒是媚香激出來的，我們要賀雙杯。」於是大家賀了，吃了一回菜。

到了王恂，王恂出了《花鼓》。桂保想來想去，沒有對，急得臉都紅了。

王恂催他，桂保道：「不料這個倒沒有對的。只有《聞鈴》上那個《兩鈴》好對，卻不是戲目。《草橋》這橋字也不甚對，其餘我想不出來，我喝一杯罷。」桂保喝了半杯酒，出了個《跪池》，王恂對了《投井》，大家說好，也賀了半杯。到了子玉，子玉出了《折柳》。子雲笑道：「庾香蕙顧著玉儂，出這樣稀鬆的對子出來。」子玉道：「我一時想不出生的，我看倒是對對易，出對難。」琴言對了《掃松》。子玉道：「我一對連我的上對都好了。」眾人也賀半杯。琴言道：「我就出個掃字的上對，是《掃秦》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難了。」子玉道：「這個真難。秦是姓，又是國名，很不容易。」忽然的想起了一個，也很得意，說道：「竟有這麼一個現在的，我對《擋漢》。」眾人道：「妙絕了，天然，秦、漢二字，掃、擋兩字，也對得好，我們賀雙杯。」於是，大家已輪到三轉，也好半天，已點了燈，略為歇息，又說些閒話。

次賢道：「又輪到我了，我也學庾香蕙顧人，出個容易的。」出了《酒樓》，蕙芳對了《書館》，便說道：「我也學玉儂的連環出法，我就用書字出個《改書》。」次賢道：「你就難我，我偏要對個好的。」因想了一會，對了《追信》。

王恂道：「書、信兩字甚好。」次賢又道：「我又想了一個《放易》，易這好似信字。」大家齊聲贊道：「這個更好，該賀雙杯。」各賀了。子雲道：「《見鬼》。」大家沒有留心。停了一會，寶珠催其出對，子雲笑道：「你倒不對，還來催我。」寶珠道：「你還沒有出對，叫我對什麼呢？」子雲道：「我方才說的《見鬼》，就是這對。」寶珠一想，果然有這個戲目，便對了《離魂》。子雲點點頭道：「對也對得好。」賀了半杯。寶珠出了《吃糠》，子雲對了《潑粥》。

到了王恂，出了個《冥判》。次賢道：「這不容易。這個判字半虛半實，蕊香只怕要罰酒。」桂保想了一回，道：「有一個好對，就新些，卻不是老戲。《空谷香》上有出《佛醫》，我對《佛醫》。」次賢道：「果然好，非但不罰，還要賀呢。」桂保道：「我想出一個難的來了，我出《驚丑》。」王恂想了一會道：「我有個好對，這四個這比起來，還是一樣的顏色，你們要賀雙杯。我對《嚇癡》。」眾人大笑道：「真是黑沉沉的一樣顏色，我們要賀雙杯。」各人賀畢。

子玉道：「這對可以結了，天也不早了。況我一早出來，過遲了恐家慈見問。請以此對收令罷。」王恂道：「也是時候了，對了吃飯罷。」子雲道：「且看，其實天暉早呢。」子玉道：「既要敘幾天，也宜留些精神在明日，今日早散為妙。」子玉見琴言有些倦問，故要收令。子雲只得依了。子玉道：「我出個三字對罷。」遂出了《飛熊夢》。眾人道：「三個字就難些，好對的也少得很。」琴言想了一會，對了《伏虎韜》。

眾人大為稱贊，賀了一杯。琴言笑道：「就這一對完結了，我出四個字對罷。」眾人道：「四個字的更難。」琴言道：「罰酒也只得一杯了。若是大家都要對四字的，自然就難了，這一兩個只怕還有。」便出了個《賣子投淵》。子玉也想了一會，對了個《思親罷宴》，眾人拍案稱妙。子雲道：「情見乎詞，庾香方才說回去過遲，恐怕伯母見問，真是思親罷宴了。這個本地風光，我們各賀三杯吃飯。」這一回每人對了四轉，共有三〇二副對子，是六〇四個戲目。也費了好些心，喝了幾〇杯酒，各有醉意，便也不能再飯。三杯之後，吃過了飯，略坐了一坐，子玉、王恂告辭，子雲又約了明日。到明日又添了文澤、春航，名且中也添了幾個，又在怡園敘了一日。陸素蘭單請子玉、琴言二人，又敘了一日，這一日清談小敘，更為有趣。一連敘了三日，子玉也心滿意足，人也乏了。徐子雲要請屈道生，卻好史南湘已到京，作一個詩酒大會。子玉不能推辭，只得赴約。且聽下回分解。